

文化學巨擘

華僑學人黃文山

● 田蘊蘭（前淡江大學教授，戴運軌學術基金會名譽董事）

弘揚文化推介儒學

前國大代表、旅美文化學家黃文山（一八九七—一九八二）畢生獻身華僑文教，於海外弘揚中華文化，推介儒家思想，成就斐然。黃文山號凌霜，又號兼生，廣東台山入，於一八九七年（清光緒二十三年）八月廿五日生於台山洞口鄉長興里故居。他的四叔祖父黃袞文是當地宿儒，在家鄉設帳授徒。黃文山幼年即由其啟蒙，稍長習經史，家學淵源，奠定深厚的國學基礎。青少年時期，進入廣州千頃書院攻讀。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民國肇建，他的父親黃世河在香港經商，乃隨父轉入香港皇仁書院，修業四年，期滿畢業，隻身赴上海考取清華學校，到北京求學，不久又轉入北京大學哲學系。

一九一五年，留法勤工儉學會在巴黎成立，是個較為傾向社會主義的團體。次年，留法勤工儉學會又在北京成立，黃文山加入為會員，開始接觸社會主義，但黃文山對共產主義的主張，始終無法接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夕，黃文山和幾位同學組成「賽社」，服膺人道主義和自由社會主義，出版不定期刊物「自由錄」，由他主編。並以凌霜為筆名，大量撰稿。介紹社會主義自由思想，推崇人道主義，文章寫得多了，凌霜即成了他的別號。

「五四」運動爆發，他被北大學生會推舉為「北大學生週報」總編輯，同時為胡適及徐志摩創辦的「新青年」雜誌寫稿，文名大盛。一九二二年，黃文山自北大畢業，應廣東機械工會理事長馬超俊之邀，代表該會赴俄莫斯科參加「東方勞苦大眾大會」，該會是共產國際的一環，會場幾為共產黨所操縱。黃文山居留數月，眼見蘇俄在十月革命後，民生凋敝，經濟破產，人民生活困苦，認識到共產主義的不當，乃在會中提出不同的主張，被共產黨徒視為異端，受到監視和排擠，幾乎一命不保，脫險後黯然歸國。

僑界編報氣勢磅礴

一九二二年夏，黃文山轉赴美國留學，先入克拉克大學，攻讀社會學，再轉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於求學之際，受到僑界領袖的賞識，於一九二七年元月任紐約民氣日報總編輯，六月轉到舊金山國民日報總編輯，兩報為姊妹報，黃文山出任兩報首任總編輯。在總編輯任內，他為文闡揚三民主義理論，詞意風發，氣勢磅礴，

洋洋灑灑，一氣呵成，為僑界所重視。

一九二八年，黃文山自哥倫比亞大學獲碩士學位，國內黨國大老吳稚暉屢次來函催其返國，於是由美赴歐，經歷歐洲各國，返抵上海，出任勞動大學教務長。後任國立暨南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兩年後至北平，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兼國立北平師範大學社會學系主任。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之役後，南下廣州，任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戰事平息後，又赴南京，改任為國立中央大學社會學系主任，並獲選為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在此一期間，他創立文化學（Culturology），視為一門獨立的科學，開此門學問之先聲，經過四十多年之鑽研，文化學終為國際學者所重視。

倡中華文化本位論

一九三三年以後，日寇侵華野心畢露，國家處境日益危殆，民族主義及自立自強的呼聲，瀰漫全國。黃文山結合陶希聖、何炳林、薩孟武等十位教授，發表十教授「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這個宣言後來成了抗戰期間民族文化的理論基礎。

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黃文山

再返廣州，任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中國國民黨廣州市黨部委員，廣州市立第一中學校長。翌年「七七事變」，展開全面抗戰，復兼廣州日報社社長，創辦「更生評論」週刊與陶希聖主辦之武漢藝文研究會的「民意」相聯繫，撰文弘揚抗戰建國國策，由劉伯驥主編。另組織中國文化研究會，與吳康、崔載陽、羅香林、劉伯驥共同主持，出版民族文化月刊，以發揚民族精神及文化為主旨，由羅香林主編。又選擇廣州日報的社論，出版廣州日報社論集。一九三八年十月，廣州被日軍攻陷，黃文山離粵往重慶，出任中央黨部訓練委員會第三處處長，兼國民政府政治部設計委員兼編審組主任，出版青年中國季刊，建議編印抗戰建國百萬小叢書，計劃交由中央酌辦，一九三九年冬，奉命赴美，視察黨務僑務，任國民日報總編輯，及三民主義青年團駐美組織員，組成美東美西兩個直屬區團部。任務完成，於一九四一年正月復返重慶，任立法院立法委員，兼中山文化教育館民族組事務組主任，出版民族學專刊，發表研究報告多篇。後赴廣東坪石，任國立中山大學法學院院長。未幾再返陪都重慶，抗戰勝利後回粵，任廣

東省政府委員，兼省立法商學院院長及廣東省僑資事業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民國三十六年，黨團合併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一九四九年，大陸陷共，黃文山到香港避難，台灣省政府主席陳誠電邀赴台，旋即奉令赴美，負責爭取美援及進行國民外交。離台時，吳稚暉親自到機場送行，並以一封「致美洲華僑書」，托他帶到美國，分發給反共華僑。黃氏到美後，與僑領周錦朝等人聯絡，進行援台活動，頗有成效，後來又應邀到紐約新社會科學院教授中國文化史、文化學、藝術史等科，並為國民日報撰寫社論，充當美國自由亞洲協會紐約辦事處顧問。一九五六年，在紐約創辦華文出版社，集資美金六萬元，於洛杉磯出版中英文「華美週刊」。但因水準太高，不合一般華僑的口味，出版六年，銷路不廣，終於虧蝕老本。由林蔭溥承辦，改編印小型「新華美週報」。一九六一年五月，黃文山與印度學者達微（C. L. J. Darnie）及黃兆棟、余天休等在洛杉磯創「華美文化學院」，以闡揚中國文化，促進東西文化之交流與融合為目的。黃氏主講東方文化哲學、歷史藝術等課程，採傳統的書院制度，自兼院長。

延聘當代藝術家擔任講座，舉辦藝術展覽

以著述自誤。

開國內文化學先聲

附設太極拳學院，由香港聘來拳術名家指導，學生頗多。並在新東方大學、南加州大學授課，也應美國人學術團體邀請演講，多以中國文化思想藝術為講授的中心題材，甚得聽眾歡迎。此外，接受教育部之聘，擔任該部駐美文化顧問委員會委員。又曾於一九六〇年赴巴黎及一九六八年赴東京代表中國出席國際人類學及人種學之國際會議，所提出論文均受大會重視。

一九六八年，應國家科學委員會之聘，為國家客座正教授，九月，返抵國門，任教於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及考古人類學系。經常應各大學及學術團體邀請專題演講。張其昀主持之中華學術院贈以哲士，中樞亦任命為僑務委員。在臺聘約屆滿，於一九七〇年，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新亞學院客座教授一年。聘期完畢，擬即返美，以珠海書院之邀，留港講學，任該校文學院院長。課餘整理積稿，出版當代文化論叢上下集，又應黨國大老陳立夫之請，譯述英儒李若瑟巨著「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第一冊，這一冊為導論，繭絲牛毛，佶屈聱牙，以一年時間譯就。因患腎病，住院手術，健康受損，遂辭職回美休養，

黃文山著作等身，譯述尤多，前期出版者計有「社會進化」、「當代社會學說」（譯自素羅金 P. Sorokin 原著）、「德國系統社會學」（譯自阿貝爾 Abel 原著）、「社會法則」（譯自哈爾 H. Hall 原著）等書。一九四九年來美以後，著作出版較多，計有「黃文山學術論叢」（民國四十九年，臺北中華書局）、哲學問題（譯自羅素原著，民國五十五年，臺北水牛出版社）、今日社會學學說（譯自素羅金原著，民國六十年，臺北商務印書館，上冊）、文化學體系（民國五十七年，中華書局）、當代文化論叢（民國六十年，香港珠海書院）、太極拳要義（民國六十三年，香港南天書業公司，英文版）、健康的藝術（同上）、文化學導論（民國七十年商務印書館）、黃文山文集（同上）。黃

氏生前曾對朋友說：「余譯書甚多，首對素羅金的社會學學說，其次為用英文寫太極拳的書，在海外銷行有萬餘冊，如出版第四版，銷數可達三萬冊以上，壽人壽世，可以久傳。」又說：「倘余能多活一年，將撰寫太極拳第四冊及文化論文集英文版。」可惜天不假年，未能完成。不過黃氏辭世後，待刊之書稿尚有「文化學方法論」、「英文中國文化學」、「黃文山文化學論叢」、「文化學導論」、「超級太極拳」及「黃文山自傳」等。

黃文山治學勤奮，經常手不釋卷，無論事務多麼繁忙，每天必定抽暇讀書，由於讀書淵博，下筆縱橫奔放，動輒萬言，滔滔不絕。晚年由博返約，潛究周易，欲完成文化一詞在科學上之思想體系，論證其範疇，精校其界說，使成為一種獨立的科學，稱為文化學，與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等量齊觀。他曾自云：「余之作文學，早自五十年由先師胡適之傳播於西方，有信為證；其餘吾師克倫（Hodge Kallen）有長信為之吹噓，其他無足論矣。」近代西洋學者，常以其思想或知識之一環一節，從內容上來擴展領域，使在研究上實用上有獨立價值的，往往自成一

家之學，此種做法不只在實用科學開此風氣，在精神科學亦莫不皆然。所以當代思想之發展，種類繁頤，目不暇給，術語學名，日新月異，多到不可勝計。黃文山早在四十年前即試把人類思想整理成為一系統

經過無數的假設、嘗試、分析、綜合、推理、與判斷，穿針引線，尋出因果關係，構成文化的體系，而創立這套獨有的文化學。從他治學事功來看，黃文山對西洋各種哲理科學的學說，含英咀華，融會貫通，很像受孔德、康德、黑格爾等唯心論和歷史哲學之分析思想的影響，而獨具卓見，首先找出文化在人類思想中的位置，然後用歸納的方法來確立其本體，究竟文化只是人類全部思想的內涵，抑或是有其因果的原理？黃文山把前者推演到後者，再從後者取證於前，覺得可以獨立自成一

學。本來此種純推理的抽象論證，苦心窮索，真是浩渺無垠。然而黃文山信道篤，願力宏，悉力以赴，鏗而不舍，以科學的方法和禪家的精神，揣摩參悟，窮究原委。當其豁然貫通，盪胸馳思，大膽假說，蘊義闕疑，細心求證，自成一家之說，為世界人類學、社會學、文化學等宗師所讚揚。

所以黃文山平生事業，完全寄託於學問上，而對學問之最大貢獻，無疑為文化學。故其著作「文化學體系」一書，洋洋巨著，應為其全部著述之精華。

中外詩壇

(二)

王成聖

永懷羅列上將

(一) 苦守西昌過赤流，艱危不屈足千秋；孤軍難遂回天願，忍死權為復國謀。
飲雪吞氈典屬國，鞠躬盡瘁武鄉侯；元戎倚畀歸來日，再起東山展壯猷。
(二) 橫海登壇仰伏波，風雲際遇感蹉跎；雄才偉略方施展，疾疫膏肓苦折磨。
撫視空餘興國志，送君怕聽斷魂歌；陽明共學欽風義，今日搗文涕淚多。

太極拳專著受矚目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黃文山由美國致函台北老友劉伯驥，自稱人生的一幕劇將完畢，難以渡過一九八一年，將行之際，囑託數事；以其子少小離國赴美，不懂中文，請劉氏代寫墓誌銘。由其大兒任夫銘刻，並譯成英文，墓碑除生卒年月日外，書「先父黃文山號凌霜之墓，左為湖南長沙夫人諱黃母文華，右為廣東中山夫人諱鄭母潔貞，男（大江）、任夫、建夫。女美華敬立，中華民國年月日。碑下方英文橫書作家、文化學家、愛國者黃文山，公元生卒年月日」。囑撰墓誌銘大意是：「余對於國家觀念，以復國為先，其他勿論。余在政治上無足道者；家庭美滿，黃夫人文華、鄭夫人潔貞，先後去世。長男大江早殤，余極悲痛，其餘任夫、建夫，女美華，俱長大成材，為余所心愛。財產無足道，供之社會。友人劉某書。此乃余之遺囑，請為書之，即行。」

不久，黃文山又致函劉伯驥稱：「醫師謂我身體強健，或可延壽數年，因而現正撰太極拳四編。」不料一九八二年五月即告臥病，六月即告逝世享年八十七歲。